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五

昭帝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 子由

宣帝

昌邑王 東坡

霍光 東坡 温公 陳無已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 温公

蕭望之殺韓延壽 温公

宣帝詰責杜延年 東坡

黄霸 東坡

張安世 少游

趙充國 東坡

元帝

用儒 李德裕 孫明復

任用恭顯 李德裕 吴筠 温公 白樂天

免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温公

貢禹温公

韋玄成少游

王昭君程晏　六一

二疏東坡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

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

後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覯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盎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無術未稱其德然輕傜

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信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也

子由曰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

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
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
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
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
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
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
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
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

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

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襞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

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乃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為此霍光之過也

昌邑王

東坡論霍光跡昌邑王罪曰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

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言謀明矣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邪

霍光

東坡曰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絶域者莫不獲盡其才

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所試皆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

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悁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所為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茍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乗其隙而奪其

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温公論光薨禹等謀反誅夷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圖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

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禄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醖釀以成之也昔闘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

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陳無己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㸃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内豐外服光之功有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奪矣其幸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喪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

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光善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此其肯以婣為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皆出於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

纫全人之國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與上官以宰相子守闕與武庫親同列而慮患有急而求符璽又皆有以過人特其才有能否爾雖然中人而下亦不能具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宫而光以為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隂妻為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如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推日磾而日磾謂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

温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所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

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廼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蕭望之殺韓延壽

温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

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寛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宣帝詰責杜延年

東坡曰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

年名御不免出為邉吏治効不進則詰之既進則褒之所以歷試人才考核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為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黄霸

東坡曰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彦輔豪偉人也嘗云黄霸本尚教化庶幾乎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肉小數陋哉頴川鳳凰蓋可疑也霍以鶡為神雀不知頴川

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張安世

少游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自前史皆以為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此具臣者也同

乎已雖不肖必與異乎已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而子禹謀反夷宗族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顧上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已是以深思熟計欲以自媚於上故

每定大政已決輙移疾出閒詔令乃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史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為重為多者無所於德為輕為寡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工實無心也伊

尹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涕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兩忘矣山濤為

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而王通以為密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通之不與濤則知愚之不與安世矣

趙充國

東坡曰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沮辛武賢先攻罕幵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詭疲人於一戰者絕

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
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守
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
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
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
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
議曰法當然奈何觀於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
詔也凡在我一皆遵稟無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

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受禄位者併肩立也豈惟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庭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逺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寇不知其

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覩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厲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用儒

李德裕曰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玄黙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

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刑總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崇尚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賛賔禮故老優繇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為宰相其旨以為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兹為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豈能蔽其大業哉則知惡

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者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寵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繇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忠其身亦皆英特儁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譖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韋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繇矣貢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諭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主矣所以得乗時而進

久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是言

孫明復書元帝贊後曰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貢薛韋匡

為宰相而内以弘恭石顯為腹心是時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于時元帝昬然不寤益信恭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賛稱上少而好儒及即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云云

噫史固所謂牽制文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常

怒元帝言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究是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體守文之君覽

史固之贊以為自昔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任用恭顯

李德裕曰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此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嬖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

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鎔鑄不由於大治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論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

賢而任之不疑也

司馬溫公論京房宴見言恭顯曰人君之徳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吳筠京房詩曰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洞幽賾神輿感發揮如何疾元惡不悟禍所歸謀物間謀

己誰言爾精微
温公論蕭望之自殺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不肯就戮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白樂天傷蕭京詩曰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
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區别榮枯那等夷茫茫
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
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絶邪臣窺不然
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斷盛業日已衰痛矣
蕭京輩終令陷禍機每讀元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
為國者不得學其時寄言為臣者可不鑒於斯
皃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

温公曰諸葛豐之扵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貢禹

温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

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足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韋玄成

秦少游曰愚觀韋玄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竊笑之以為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禮非天

降地出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迹而不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為禮也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巢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以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不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廟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

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有祀時有享歲有貢終始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之世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禮之本意也昔惠帝作複道叔孫通因以為原廟又嘗出游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獻前此未嘗有通輒以為請者知制禮之本意則可以義起之也彼玄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祭祀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毀之不知六藝之文

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次之宮室為後將毀宮室廐庫為先宗廟為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也漢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多矣彼玄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象玉之為過也知廟在郡國月游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

有餘區之為非也元帝初元中雖以修異嘗罷角觝上林宫館希御幸者而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宫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宫室宴享非禮則罷而不議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毁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好儒及即位用玄成等為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遂以儒為不足用嗚呼以玄成等議宗廟祭祀

之事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眞儒用之哉

王昭君

程晏設毛延壽自解語曰帝見王嬙美召延壽責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宫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宫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為美

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彼為美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貸哉

六一明妃曲曰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

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
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二疏

東坡二疏圖賛曰惟天為健而無已時沉潛剛克以
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凛然君臣師友道喪孝
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
袂脱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
畫圖涕淚沾襟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六

成帝

朱雲折檻 石守道 王元之 樂天

張禹 李德裕

王商 李德裕

翟方進以熒惑自殺 溫公

多災異 樂天

梅子眞 羅隱

哀帝 平帝

王氏之亂 子由

揚雄 陳黯

朱雲折檻

石守道漢成帝詩曰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劒欲

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王元之折檻銘曰朱雲折檻之説凡知書者悉之矣

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
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衰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
禹身爲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爲規矩諸侯繫之
於憏舒内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懸
邪道若前旒進巧言如黈纊矇瞽君視聾聵帝聽錮
天下之良臣瘂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青屢
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爲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
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爲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

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著蔡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詡替之道邪手決覆亡之機躬開殺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爲直臣身在下位覩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革弗顧宗祧是圖請尚方劒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

聽慶忌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銘曰檻之旣折明朱雲之忠節兮終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爲忠帝以折檻爲聦忠而不用聦實自貽尚方之劒匣而何施佞臣之頭惜而胡爲任賢有貳去邪而疑姦臣日離新室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亡其咎誰遺編蠹簡歷歷可悲千古之

下弔而爲辭

樂天曰漢成帝以朱雲廷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當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豈不以臣不受死雖隣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雲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

張禹

李德裕曰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

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恐龍有逆鱗之狠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

欲以尚方斬馬劒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王商

李德裕荀悅哀王商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昔人所以自退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夫仲尼聖人也猶美顔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

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陋質薄為數奇敦厚碩大為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懾單于而遭愍於時遇讒而隕豈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余又聞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

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燮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翟方進以熒惑自殺

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乃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

不肯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多災異

欒天司天臺詩曰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下替讁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無太史官

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爲

梅子眞

羅隱曰漢成帝時綱紐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劒履閒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穽倖臣牙

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攖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恨

王氏之亂

子由曰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王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内憂不能對

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奏免賢賢即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

昔高帝寢疾有吕氏之憂吕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産禄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七國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

兵及吳楚之變亞夫為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令王氏之亂與呂氏七國等爾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揚雄

陳黯詰鳳文曰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邪

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回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稔其簒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鷟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

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爲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邪且已不能信人况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

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王荆公曰孔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首而揚雄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禄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已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已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

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售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故能宗其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

其能無係累之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也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禄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曾子固答人書曰蒙疏示某謂揚雄

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以義命有所未盡某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

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懷無聊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

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于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

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以信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

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吏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敘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

拘攣兮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旣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孫明復辨揚子作太玄曰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

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於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尚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簒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

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臣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玄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於中孚震

離兊坎配於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此而論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此以爲易則易道泥矣且太玄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桓譚稱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東坡論揚雄文辨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曰孔子曰辭

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

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歴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七

通論

漢之人君 温公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

漢之人臣 權德輿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

韓信酈寄　呂溫

袁盎汲黯　李德裕

人臣有後　李德裕　東坡

漢風俗　東坡

匈奴樂天　陳子昂

西漢興亡　東坡　馬周

漢之人君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彊内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

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宫室無度廵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至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

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倖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愚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曰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熈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

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

載一廵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

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鞲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狠而難制急之則敝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蹀躞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

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雜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

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越趄之懐倨肆傲岸輕侮淩辱以折其彊狠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驩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

賢人君子避讒畏譏遠引而去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

士惟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若豪横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無術也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曰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健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宜若近於弱

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宜若近於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

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廉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奴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漢之人臣

權德輿曰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賛王業

至宣帝之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歷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次焉至若孔匡張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皆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哉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胥吏中

老泉曰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絶儁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儁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内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胥吏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

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

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奮於

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

利云云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曰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

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

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

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佞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蠹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

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邪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韓信鄽寄

呂溫由鹿賦曰予南出襄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噑不飲食者累日余

喟然嘆曰虞之卽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卽人也
亦必以其友致之寔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
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
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云云借如淮陰遇禍寃在
仲理通說且拒豨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已紿致
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
不仁彼美酈生旣爲交親誘奪軍印豈無他人於戲
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

墜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巳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袁盎汲黯

李德裕曰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圕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子之勇類於是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

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為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鉏麑不賊宣孟承基不忍志寧斯為真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為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人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

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人臣有後

李德裕曰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終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絶班生善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關内侯至孫昌乃絶國絶三十二歳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

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及奏記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徽卿之美削仕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

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東坡論張湯揚雄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

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嘗誦之云耳

漢風俗

東坡曰西漢風俗諂媚不爲流俗所移惟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吴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吾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

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

上前論之

匈奴

樂天曰匈奴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

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畧亦

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

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

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

農教戰之策自鼂錯始然則用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羌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時而獘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漸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為匈奴所欺也用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絶歸心之望故

漢武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

陳子昂論突厥曰匈奴爲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請以秦漢已來事跡證明之始皇之時併吞六國制有天下按劒叱咤八荒犇馳然匈奴彊梁威不能服牧馬河内以侵邊疆始皇赫然使蒙恬將四十萬衆北築長城因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七百餘里當時

燕齊海嶽贏粮給費徭役煩苦人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爲其患二代而亡莫不始於匈奴也至漢興高祖受命率羣雄乘利便以三十萬衆窘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文帝徒以遜辭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而畀事匈奴以倒懸天下也景帝時邊受其患於是漢武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元默

之化海内乂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内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十萬衆以馬邑誘單于師出徒費竟無毫髪之功於是大命六師專以伐胡爲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大受其弊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筭及舟車盜賊羣興京師起亂竟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臣服之漢宗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厭兵革之弊

乃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田封丞相為富民侯將以
蘇中國也至宣帝代罕復出師屬匈奴數窮天降其
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
臣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為呼韓邪單于於是
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為王單于更相攻擊
以至大亂殘虐死者計萬億數畜産耗減十至八九
又以饑餓相燔燒以求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
人右伊狄訾且渠當戶以下將兵五萬稽首來降於

是北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愚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卧亦明矣夫以漢祖之畧武帝之雄謀臣勇將勢盛雷電窮兵黷武傾天下以事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後撫瘡痍之人不敢煬然有出師之意然而未有遺矢之費而臣僕於單于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理亂有數故曰聖人脩備以待時是以正天下如

拾遺耳

西漢興亡

東坡曰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而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

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廵守朝諸侯於方嶽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

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議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愚嘗觀兩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絶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

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事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

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虚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禄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馬周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曰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

詔除之所以百姓乂安後至孝武帝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滅亡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商紂笑夏桀之亡幽厲亦笑紂滅隋

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七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八

光武

劉伯升 何去非

世祖英雄 何去非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子西

卓茂為太傅 温公

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

鄧禹 溫公 子由 何去非

邳彤 東坡

梁統 東坡

馬援 劉禹錫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

嚴陵 權德輿 梁肅 羅隱 范文正公

劉伯升

何去非曰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

拯民撥禍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肝腦屠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為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禍卒然變發於非意之所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屬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孱駑不肖習為佞媚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絶緒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其起也獨率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誘合新市平林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

光武之衆亦倡於宛是以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宗室以從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憚其威明且樂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矣而其死也愚夫且知及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

其兵已而連郤大敵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駑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

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為人發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使其不先發即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為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為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

取蜀之機也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徹有間言密即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兵誓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負人而終為人之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似項羽

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逡巡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遂形憤怏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世祖英雄

何去非曰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

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

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强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强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强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

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茍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髙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飾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荆者辦於多也漢髙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刼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逡廵以三萬之鋭

起而覆之濰水為之不流此將逾其分而韓信之所
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
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
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
懈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
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
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
之衆者皆几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

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覩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恠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盖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真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

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為伯升之所為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為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

絳衣大冠者其真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為難及也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唐子西曰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彩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懽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

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功而復其宗廟社稷葢又二百餘年王人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矣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也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癈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洛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為漢

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百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者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絶於

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銷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揺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閲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為天下國家者哉

卓茂為太傅

温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皐陶

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英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辨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曰先師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

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荅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當錄德念功貽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

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隷倉卒授首及詰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比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若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夷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

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皷臣下叛涣之原棄名器而

汩彝訓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

靈不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

效歟

鄧禹

温公論光武以馮異代禹討關中曰昔周人頌武王

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

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

豈不美哉
子由曰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輕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栒邑光武聞

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遲遲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方强急之則難緩之為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强而禹兵力不足若審如此聽其堅守北道時出而撓之使別將挾其東東西感之磨以歲月而赤眉就擒矣禹之敗而西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與賊

相遇且數十日雖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其君命不能自固耳

何去非曰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强而怠敵之銳彼之勢誠强則吾形之以甚弱使其恃之以爲獨强而至於驕彼之氣誠銳則吾歛之以不應使其無得以逞

其鋭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强以加其驕出吾所伏之鋭以加其怠使其雖有巧者不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矣云云　昔者冒頓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吴楚者中之以其怠也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善待之度廹之而不為動撓之而不為應者其氣也辱之而不為忿激之而不為變者其度也持是之氣守是之度為其上者無

得而令為其下者無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東胡之恃其强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馬畀之矣而復求婦婦畀之矣而復求土冒頓大議於羣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令之曰後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閼與趙使趙奢救之奢因其鋭而欲怠之也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鼓譟勒兵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

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軍稍懈㸔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於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以驕而怠人者爲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爲趙守北邊也與士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爲怯趙王以讓牧牧如故態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戰輙失利王復使牧往復如故約居數歲匈奴誠以爲怯牧乃陰飭車

騎大縱畜牧以餌之匈奴小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遂亡邊患吴楚以山東反漢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討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夫以其鋒方鋭圖挫而怠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吴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主者無得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無度以守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無以驕

怠於人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鄧禹於徒步之中恃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羣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任所向就功赤眉之入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其乘新勝之强財富鋒銳然盜賊羣居無他遠計必生變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饋難與力爭而可以計破也且將休兵北道以觀其弊於是别軍北趨栒邑以

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驕而怠之然後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緩其為計與功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去栒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雖得入關中然卒饑士敝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悁而數以憊兵徼戰至於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驕而怠人之術矣惜其為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是以一憤而不能復舉也故善於

擇將者必先求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御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矣嗟乎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然至此而背戾者況夫以昏庸而御夫疎賤者功可得而必哉

邳彤

東坡曰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

形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敵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敵為便

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鄧彤皆一時雄傑也

梁統

東坡論統議重法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鼂錯武帝暴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

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踈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徳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髙恵文景宣武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言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為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死皆非命冀卒滅族嗚呼悲夫戒哉踈而不漏可不懼乎

馬援

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曰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壘麏鼯鬬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閲世指東流自負霸王畧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州一以功名累飜思馬少游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伏波將軍廟碑曰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

越自三代不能臣秦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嚴陵

權德輿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絶頂聳蒼翠清湍石磷

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顥元纓冕猶緇
塵不樂禁中臥郤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澆者
淳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
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真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
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
民矰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流去不窮山色淩秋
旻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梁肅釣臺碑曰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

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位遊方之外

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盖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頌曰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烏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名至禁中告歸江瀆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羅隱刻嚴陵釣臺曰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脱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紉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禄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范文正公祠堂記曰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八